浦陽人物記

國寶新編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浦陽人物記

宋濂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知不足齋叢書金華叢書
皆收有此書知不足本在
先故據以排印

浦陽人物記序

古者以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分建邦國於天下繇其國有大小故其制度文章亦有隆殺不相沿襲惟史氏之官則皆得置之而史氏之所職掌凡時事之當否人材之善惡田賦之多寡朝聘之往來又皆得書之其名見於書傳者則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是也自封建廢而爲郡縣不復各有其官於是舉天下之大四海之衆其事悉萃於一史氏使書之雖罄渭川之竹以爲簡竭徂徠之松以爲煤焉能保其無闕逸乎後之君子有以知其然復各以所聞見於論述若廬陵豫章之紀烈士襄陽東萊錦里之載耆舊魯國會稽汝南濟北零陵武昌之傳先賢他如幽州古今人物志南陽先民傳閩川名士錄陳留人物記等書凡九十餘家至今與史氏之文並傳蓋非但欲補其遺亡而於天衷民性之發亦有不容自已者矣浦陽爲婺屬邑異時人物彬彬輩出陳孝子以卓行聞梅節愍以忠義顯王忠惠以政事著倪石陵以文學稱與夫制行衛門流聲天闕其事可紀者尙多考之信史或載與否金華宋景濂有感於斯亦以所聞述浦陽人物記二卷上而忠君事親治政講學下暨女婦之節可以爲世鑒者悉按其實而列著之不以一毫喜慍之私而爲予奪何其至公而甚當也噫立言之法唯其公而已惟其公也非唯不因喜慍論人亦不以窮達觀人但察其賢否爲何如爾苟或不然則雖入帷屋歷臺府贊樞機典藩翰曾不若匹夫之所行者固不少世之文士好揚富貴而沒賤貧是果何道哉景濂斯記唯有關治教者則書不問乎其

他。此其學術之正。才識之高。豈易及耶。予甚敬畏之。因志其所見於篇首。景濂爲文。序事極有法。議論則開闔精神。氣昌不少餒。復深惜其沈困在下。而未能遇也。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歐陽元序。

凡例

一、楊璇傳照後漢書修。錢通、梅執禮、鄭綺、王萬傳照宋史修。其餘諸傳或采洪遵郡志或攷朱子槐縣經。或按朱紱東軒日鈔毛洪筆錄。蔣思先達遺事記。謝翱浦汭先民傳。更各參之行狀墓碑譜圖記序諸文。事蹟皆有所據。一字不敢妄爲登載。其舊傳或有舛繆者。則無如之何。姑俟博聞者正之。

一、忠義孝友人之大節。故以爲先。而政事次之。文學又次之。貞節又次之。大概所書各取其長。或應入而不入者。亦頗示微意焉。

一、古人於傳記中多書名。非特以其尚質。蓋亦爲文之體當然爾。子孫之於祖考有稱名者。則司馬遷自序謂昌生母懌。母懌生喜。喜生談。班固敘傳謂回生況。況生三子。伯旂稚生彪是也。弟子之於師有稱名者。則子路答長沮之問曰爲孔丘是也。後人之於先聖先師亦有稱名者。則韓愈石鼓歌曰。柄任儒術崇丘軻是也。此類甚多。不能枚舉。蓋古者生無爵。死無謚。雖祖考亦名之。況其他乎。所謂避諱。但不敢面呼之耳。著文欲記事行遠。未必屑屑爲之諱也。後世彌文日盛。往往不能行曾慕之實。徒於名號繆爲恭敬。淳祐以降。不惟諱其名。又諱其字。或以號舉。或以齋名稱。其見之文字間。在當時固有知之者。稍歷一二世。則不識爲何人矣。深可一慨。濂今一依史氏之例。皆以名書。唯於所嘗師事者。倣孟子之稱仲尼。程伯淳之稱周茂叔。以字書之。蓋變例也。

一、祖父書名而子孫或書字。蓋倣司馬遷伍子胥傳例。

一、知其所自出者。則書曰自某郡來遷浦陽。不知者及已見者。則書曰縣人。至於居住何鄉。卒在何年。壽年多少。可攷者亦書。

一、舊有名無字者。因之。不知其事之詳而姓名不可闕者。附諸傳中。

一、本傳所載有與墓銘不同者。而墓銘又有與行狀不同者。歷官次第。行事先後。多紊亂難攷。今擇其理優者載之。

一、贊文之設。非欲專如史氏作品評。蓋以事有所疑與當知者。不言則不可。欲雜陳傳中。又恐於文體有礙。故藉是以發耳。

一、梅溶六傳而絕。執禮四傳而絕。傅雯之後居清江。王萬之後居常熟。若此之類。既各載譜圖。茲不書。唯子若孫可以附麗者著之。

浦陽人物記標目

上卷

忠義

梅溶　梅執禮

孝友

陳太竭　何千齡

鄭綺　鍾宅

政事

楊璇　張敦

傅柔　傅雯　蔣邵

吳傳　石範　黃仁環

吳直方　趙大訥　王萬

下卷

文學

于房　朱臨　錢遹
何敏中　朱有聞　倪朴
方鳳　黃景昌　柳貫
吳萊
貞節
凌楠妻何道融
戴銘妻倪宜弟

浦陽人物記卷上

忠義篇

濂嘗讀隋書見史臣所載張季珣事謂季珣家素忠烈兄弟俱死國難未嘗不竊歎其難也蓋自古忠臣能殺身徇義者何代無之求其一門而再見者曷其少哉將父兄子弟之所志有不同耶抑死爲不易非大勇者不能全其節也當宋宣和初睦州方臘反攻破六州五十二縣棄官守委城竄匿風而逋者往往皆是梅溶以單州助教攝松陽丞乃能挺身捍禦就死弗悔靖康末金人大舉入寇京城失守輔翼大臣反面事讎至有拔劍殺犖輅之人而逼上如青城者溶之從子執禮不勝其憤復團結軍民十餘萬謀奪萬勝門夜搗敵營以二帝歸謀洩被害自宣和至靖康七年之閒而梅氏一門殺身徇義者凡二人豈非難哉豈非難哉較之季珣家其忠烈未必少減之也夫生者人之所甚樂而有家之私又人之不能遽忘彼豈甘於頸血濺地而自以爲得計哉第以君上決不可背名教決不可負綱常決不可虧忠義一激雖泰山之高不見其形雷霆之鳴不聞其聲刀鋸在前不覺其慘鼎鑊在後不知其酷必欲得死然後爲安也今去之雖數百載忠剛之氣充塞乎天地之閒凜然如生非烈丈夫能如是乎使當時縱能屈膝受辱以保其首領受人唾罵受人賤惡雖壽百年又何益也賈誼有言曰守圉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梅溶以之法度之臣誠死社稷執禮以之濂生也後慕其氣節欲爲之執鞭而不可得偏書其事可以勸不

忠者作忠義篇第一

梅溶其先吳興人五代時有諱簪者始避地來遷浦陽寖成大族在通化者爲尤蕃溶以儒受薦爲單州助教年七十餘攝松陽丞宣和二年冬盜發青溪據歙睦遂破杭明年春婺衢處相繼兵及境溶勢不能敵死之從子執禮言於朝官其二子敦時敦成敦時後爲遂安令

執禮字和勝家故貧幼又喪父其母胡教以讀書中崇寧五年進士第調常山尉未赴以薦爲詳定一司敕令刪定官俄遷九域志編修官秩滿除武學博士或謂執禮文儒不宜處以武事執禮欣然就職陳說大義閒親挾弧矢爲諸生率大司成強淵明賢之數爲宰相言相以未嘗識面爲慊執禮聞之曰以人言而得必以人言而失吾求在我而已卒不往謁轉重脩政和敕令刪定官擢軍器監丞以親嫌辭改鴻臚遷比部員外郎比部職勾稽財貨文牘山委率不暇經目苑吏有持茶券至爲錢三百萬者以楊戩旨意迫取甚急執禮一閱知其妄欲白之長貳疑不敢乃獨列上果詐也改度支吏部進國子司業兼資善堂翊善歷左右二司員外郎召試中書舍人移給事中林攄以前執政赴闕宿留冀復用臺諫顧望莫敢言執禮論去之孟昌齡居鄆質人室廬當贖不肯與而請中旨奪之外郡卒留役都中者萬數肆不逞爲姦詔悉令還楊戩占不遣內侍張佑董葺太廟潛求賞皆駁奏不行拜禮部侍郎素與王黼善黼嘗置酒其第夸示園觀女樂之盛有驕色執禮曰公爲宰相當與天下同憂樂今方臘流毒吳地瘡痏未平豈歌舞宴樂時耶退又以詩戒之黼愧怒執禮上疏求去有不能薦進人材之語黼曰是欲爲宰相耶會孟享原

廟後至。以顯謨閣待制知蘄州。又奪職。明年。徙知滁州。復集英殿修撰。西洛歲供縣官炭。自元豐以來。稱林木且盡。令淮南代輸。執禮曰。滁之林木亦盡矣。經四十年久洛都當已復舊。卽奏免之。賦鹽有定數。而閒者抑配以補敝額。執禮曰。郡不能當蘇杭一邑。而食鹽倍於粟數。民何以堪。請於朝。詔損二十萬。滁人德之。皆繪像祠焉。欽宗立。徙知鎭江府。召爲翰林學士。未上。改吏部尚書。旋改戶部。方軍興。調度不足。執禮請以禁內錢隸有司。凡六宮廩給。皆繇度支乃得下。嘗有小黃門持中批詣部取錢。而御封不用璽者。既悟其失。復取之。執禮奏審。詔責典寶夫人。而杖黃門。繇是人不敢妄取。月省浮費三十萬。金人犯闕。執禮勸帝親征。而請太上帝后皇后太子皆出避。用事者沮之。洎失守。金人質帝於營。邀金繒以數百千萬計。曰和議已定。所需滿數。則奉天子還闕。執禮與同列陳知質、程振、安扶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金人所欲無藝極。雖銅鐵亦不能給。盍以軍法詰罪儻窒其求。宦者挾宿怨。語金帥曰。城中七百萬戶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易粟麥。當有應者。已而果然。帥怒。呼四人責之。答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繒何有哉。顧以比屋朽空。無以塞命耳。帥問官長何在。振恐。執禮獲罪。遽前曰。皆官長也。帥益怒。先取其副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俁各杖之百。執禮等猶爲之請。俄遣還。將及門。呼下馬。撾殺之而梟其首。時靖康二年二月也。是日天宇晝冥。士庶皆竄涕憤歎。初二帝再出。執禮力爭不從。遂大慟。歸見其母曰。主辱臣死。何以生爲。母曰。忠孝難兩全。汝受國厚恩如此。宜刎心上報。愼勿以老人爲念。執禮乃以其母屬兄弟去。與諸將謀奪萬勝門。夜搗敵營。以二帝歸。范瓊輩皆謂無益。獨吳革從

公議。以賑給爲名。與宗室子昉密團結軍民。不旬日得十餘萬。王時雍、徐秉哲聞之。使璫洩其謀。故陽託根索事殺之。秉哲卽捕子昉送營中。革欲以一隊自奮瓊紿至帳下議事。遂斬革。執禮通諸經。尤深於周易。所著有文集十五卷。死時年四十九。高宗卽位。詔贈通奉大夫。端明殿學士。謚曰節愍。子忠恕、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忠範、承務郎。

贊曰。溶之死。執禮嘗哭之曰。吾從父一老儒生耳。平日恂恂。似不能言者。乃能慨然守百里之地。以蕞爾之軀。膺虎狼之暴。至於糜身弗顧。執禮之言。其眞足信哉。凡人外柔者內未必柔。但視其所存爲何如耳。世概以白面書生目之。可乎哉。可乎哉。執禮之事。尤光明俊偉。是蓋無忝於溶者。使狗鼠小臣不洩其謀。則二帝未必北巡。高宗未必南渡。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悲夫。

孝友篇

浦陽自唐天寶末置縣以來。凡歷七代。更五百餘年。而生齒之繁。至一十二萬有奇。歲月如是之久。民人如是之衆。中間豈無豪傑者興。效長才、出祕計。以自赴於功名之會者哉。又豈無握長鎗大劍。陷陣攻城。以苟徼貴富者哉。計其當時。雄視一世。勇蓋三軍。自謂可以流芳於無窮。曾未百年。聲消響絕。雖其子孫亦有不能道其名若字者矣。嗚呼。是果何爲者哉。若夫閭巷布衣之家。雖其所爲。不足以驚世動俗。有能修孝友之道者。朝廷必下詔旌之。史官必求其實而書之。脫或史官失書。賢士大夫又必從而謹誌之。則其事往往反足以傳於後世。豈非天經地義。不可磨滅。有非區區功名富貴者所能同也哉。善乎魏徵之

言曰。雖或位登台輔。爵列王侯。祿積萬鍾。馬踰千駟。死之日。皆不得與斯人之徒隸齒。其言又豈不信然也哉。嗚呼。有志之士。寧不於是重有感哉。濂雖不敏。未嘗不感激思奮。因考舊書及諸儒之所記錄。以孝友著者得四人焉。衰麻終身。哀哭不輟。上通神明。可感異類。曰陳太竭。四代聚居。穆穆雍雍。門旌偉然。照映閭井。曰何千齡。剔肝療母。化感一門。雖非中道。亦出至性。曰鍾宅。惇禮行義。世濟厥美。延於九葉。聲聞益著。曰鄭綺。作孝友篇第二。

陳太竭。縣人。武鼎之子。親竝亡。卽墓手藝松柏。終身衰麻。形質枯悴。哀哭弗輟。每奠果肴。烏鳥不啄。

何千齡。縣人。四世同居。梁貞明六年。表旌門閭。

鍾宅。縣之興賢人。淳熙中。母病。宅剔肝和藥以進。病尋愈。從子明。亦割股療母。及明有疾。明弟滿又割股療。明皆瘳。知縣李知退義其事。爲代輸稅賦三年。宅家嘗三世同居。宅之子文厚文廣。尤極友愛。文廣妻求分。文廣恐傷兄之心。卽出之。宅有至行。其事親出於天性。而非矯揉所致。當時有金智深者。母得危疾。亦剔肝爲餌方安。議者謂宅化之。

贊曰。太竭衰麻終身。雖過乎禮。其純孝有足稱焉。千齡當唐季人倫廢壞之時。孝行推於友睦。而禮遜之風。數世不衰。眞所謂豪傑之士矣。鍾宅一家。剔肝割股者三人。亦皆出於迫切之誠。或舉韓愈氏所論鄂人者非之。非之誠是也。較於親病不嘗藥者。豈不有間歟。書而列之。非嘉宅也。

鄭綺。字宗文。白麟二十一世孫也。其先居滎陽。凝道遷歙。自牖遷睦。淮遷浦陽。今爲浦陽咸德人。淮、綺之

祖也。綺通春秋穀梁學。撰合經論數萬言。事父母孝。父照以非罪繫獄。當入死。綺上疏郡守錢端禮。請以身代。端禮察之。白其誣。母張病風攣。綺保持若嬰兒。但適厠必抱就之。三十年不懈。綺生聞。聞生運。運生政。政生德珪德璋。至元中。仇家傾德璋以死罪。將械送揚州。德珪毅然代其行。德璋泣隨之。爭欲赴吏。德珪竟以詭計先死之。德珪生文嗣。凡同居六世。歷二百年。咸如綺在時。至大二年。秋九月。鄉老黃汝霖等言於縣。縣上其事。廉訪使加審按焉。文達中書禮部。四年春二月。准式旌表門閭。文嗣生鑑。鑑生渭。渭生挺。皆善守。合數千指無異心者。重紀至元元年。冬十二月。太常博士柳貫與鄉校羣士又上狀請如故事復其家。從之。初文嗣既沒。德璋子大和。司家事。嚴而有恩。雖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小有過。頒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皆盛衣冠。鵬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嘖嘖嗟歎。謂有三代遺風。雖右奮家亦有所不及。名聞天下。自大丞相及臺院名公卿。多賦詩美其行。部使者行縣。以其孝友七郡或莫之先。復書東浙第一家以褒寵之。大和喜學禮。不奉老子浮屠經像。冠昏喪祭。必稽古乃行。子孫從化。馴行孝謹。不識廛市嬉戲事。執親喪。哀戚甚。三年不御酒肉。食貨田賦之屬。各有所司。無敢私。凡出納雖絲毫事。咸有文可覆。浹日則會。不公則監視發之。諸子晝趨功。入夜輒聚坐一室。溫溫笑語。至更餘始休。雖多列顯仕。不敢挾此有一毫自驕意。諸婦唯事女紅。不豫家政。宗族里閭以恩懷之。各有差。內外極嚴。與臺通傳。不敢越堂限。家畜二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人以爲行義所感。有家範二卷傳於世。

贊曰史氏之言多有不足取信者濂少時嘗讀唐書世系表謂鄭白麟之後不傳私竊信之及觀司空圖滎陽記則曰白麟生師愼師愼生懷芬懷芬生鄠鄠生斌卿斌卿生唐青州刺史庶庶生侍中徽徽生大理卿酆酆生鱸鱸生給事中蓁蓁生宣州觀察使回又觀鄭燮生遂安譜則曰回生宏宏生垣垣生倕倕生子襲子襲生扈扈生宋歙縣令凝道凝道生殿中侍御史自牖自牖生祕閣較理安仁安仁生淮淮生照照生綺卽傳之所書者也其承傳次第灼灼可信如此惡覩其所謂不傳者哉考徵不廣而欲以一人之見聞定百載之是非難矣

政事篇

嗚呼紀載之文其可少乎使數百年之間赫赫焉若前日事者非託之於文乎其有政事可書而不書遂至泯泯無聞者又非當時執筆者之過乎濂嘗從薦紳先生游頗知浦陽事聞五代時其人多仕吳越錢氏有劉英黃子先者或爲其國尙書或爲其國統軍使錢氏納土之後又多仕於宋嘉祐元祐之間方資及其子揚遠連中進士第揚遠之事語在方鳳傳揚遠之子鑄字世範通判秀州贈奉直大夫鑄之子洙字宗魯歷知梅新二州洙之族子杲字叔毅中隆興元年進士第通判臨安府杲之弟梁字叔材亦舉進士不第以恩補官爲山陽尉趙不玷自睦來遷之後孫曾以文科奮者八人或爲令丞或爲簿若尉其名皆班班見於登科記中他如鄭端禮之知英德府吳大同之爲清遠軍節度推官則又在所不論凡此十餘人豈無以治能名者閱世未久雖或僅知其名氏而已不聞其行業之詳可勝歎哉知其名氏者尙若

是則其所不知者從可知已。自五代以來且若是。則夫五代之前。又可知已。嗚呼。政事於人大矣。操厚倫悼俗之具。執舒陽慘陰之柄。御賞善罰惡之權。任出生入死之寄。其在朝廷。則四海被其澤。其在一郡。則一郡仰其賜。其在一縣。則一縣仰其福。苟得其人。則上明下淳。歌謠太平。一或反是。則流毒四境。神怒民怨。至有激成他變者。其所繫甚重且難也。蓋如此。人能以一善自效於官者。豈可使之泯泯無聞乎。縱曰往者之不可作。寧不使來者之知勸乎。嗚呼。紀載之文。其可少乎。濂竊拳拳於此。不可知者。固已無如之何。幸猶可以考見者。輒不敢不書。自楊璇至趙大訥。凡十一人。雖官有崇卑。治有優劣。其利吾民一也。因盡錄之。作政事篇第三。

楊璇、字季平。高祖父茂。本河東人。從光武征伐。爲威寇將軍。封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就國。傳封三世。有罪國除。因而家焉。父扶、字聖儀。爲武源令。遷交趾刺史。有理能名。兄喬、爲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璇初舉孝廉。靈帝時。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去聲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轂弓弩。尅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荊州刺史趙凱。誣奏璇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璇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璇。防禁嚴密。無繇自訟。及噬臂出血。書衣爲章。具陳破賊形勢。又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璇。拜議郎。凱反受誣人之罪。

璇三遷爲渤海太守。所在有異政。以事免。後尚書令張溫特表薦之。徵拜尚書僕射。以病乞骸骨。卒於家。

張敦、字伯仁。縣人。爲諸暨令。海寇二百餘人。剽掠爲患。悉平之。轉重泉令。民悅其化。遷車騎大將軍。

蔣邵、字景倩。縣人。爲益陽令。遷洪撫二州刺史。攘虎却蝗。民蒙其惠。轉交州刺史。

傅柔、字仲席。縣人。爲宣城令。無爲而治。謠詠載路。遷鄂州刺史。

贊曰。洪遵撰東陽志。書揚扶在蔣邵、張敦、傅柔之後。且言邵歷洪撫二州刺史。轉交州。敦遷車騎大將軍。柔亦刺鄂州。扶東漢中人也。遵既如此書。則邵等又在扶之前無疑矣。濂不謂然。漢嘗置車騎將軍衞將軍。左右前後。皆位次上卿。典京師兵衞。則車騎固漢官也。敦爲扶前人。亦未可知。若洪在兩漢時。名爲章郡。而撫之地隸焉。鄂亦名爲江夏郡。竝無稱洪撫鄂三州者。及隋平陳。始皆置之。而冠以今號。則邵柔疑隋以後之人也。遵曾不考之。是果何耶。浦陽未置縣時。地屬烏傷。扶自曾祖茂來遷。考其所居處。實今縣地。故扶之墓猶在縣西北十五里。扶之子孫。不見有別居之文。遵獨據舊經。以扶隸浦陽。以扶之子喬璇隸烏傷。其又何耶。濂皆不得不正之。

傅雯、其先世居汴。父大理評事瑄。始遷浦陽之感德。雯多膽略。遇事奮發有爲。與李綱、宗澤游。建炎元年。金兵始退。黃潛善力主和議。白上。遣雯爲祈請使。雯時階宣義郎。乃特遷宣教郎以優異之。未行。朝論遣重臣以取信。改命周望爲通問使。李綱爲上言。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彊。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終恐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兩宮。致思慕之意

而已。上乃命綱草二帝表。付雱以行。獻二帝衣各一襲。且致書於粘罕。雱與王倫俱留軍。久之乃歸。官至工部侍郎。弟光、字子溫。爲諸王宮教授。未幾、退歸田里。方臘反。縣民多託之爲亂。任士安統兵至。怒甚。欲盡屠之。光適與任厚往諫之曰。亂者唯通化一鄉。餘皆良民。將軍奉朝廷命殺賊爾。柰何延及無辜耶。任悟、如光言。光之孫如松、如川、皆從太史呂祖謙學。知名於時。

黃仁環、縣之上洛人。以武悍爲閭里雄。方臘起睦州。往往曹聚從賊。仁環以能自歸。得官受泌邊差遣。建炎元年。山賊何三五作亂。仁環呼諸子謂曰。吾受國恩。恨無以爲報。誓當以計擒賊。乃與唐子容謀。僞與賊合。賊信不疑。仁環謂其酋曰。今欲破縣。兩主首俱行。誰守洞。汝等留此。吾先破陣。於是引衆鼓而東行十餘里。至朱邨分路口。將覆賊。乃詭分兩道出攻。虛整部伍。密令子容等各插竹葉爲標識。與賊兩兩相夾。部分既定。仁環大呼曰。轉陣殺賊。子容奮兵夾擊。賊千餘人得脫者無數。輩諸酋留者。仁環令諸子享於家。酒酣、用斧自後斫殺之。初、仁環有女嫁賊黨中。或曰。公報國固善。如愛女何。仁環曰。吾恐事不就。一女何惜。至是、竟爲所戮。任環官至訓武郎。縣人感其德。立祠祀之。

吳傳、字清叟。縣之通化人。傳自少無所好。唯嗜讀書。中宣和三年進士第。歷官至監察御史。四持憲節。廉明之聲甚著。初、州縣官遇賜燕。有飲至夜分者。傳奏不許見燭。上從之。

石範、字宗卿。其先繇青社來徙浦陽。家素貴盛。其大母杜氏有賢行。以女歸寒士鄭剛中。剛中後爲名臣。人服其先見。範天資穎茂。從呂祖謙游。講索殊精切。中紹熙元年進士第。調奉化尉。歲饑。貧民將爲變。範

賑之。不誅一夫而定海寇爲害。範設計捕殺之。改知麗水縣。以丁繼母憂去。遷知婺源縣。縣有月椿錢二萬。皆取之民。民患之。範建請蠲其十之二。俄權通判袁州。峒獠弄兵。衡潭贛吉四州被禍尤酷。袁當其衝。人情洶洶。範攝州事。練軍旅。閱民兵。廣儲蓄。博訪守禦之策。威聲甚震。峒獠不敢近。轉通判泉州。兼南外宗正丞。卒年六十六。範守正不撓。或勸其謁權貴人。美官可立至。範謝曰。吾儒者。改官爲縣。亦固當爾。何以僥倖爲。卒不詣。士論多之。弟壽。亦能文。中嘉定十三年進士第。官至吉州司理。子武、戩、戡。

贊曰。古語有之。人才必臨事乃見。豈非然哉。雱之使金也。制詞甚褒之。至有庶爾一言之合。爲吾兩國之成之語。則當時任寄之重可見矣。雱亦奇男子哉。傳以廉肅自將。範以振凶禦寇自效。要之皆良吏。若仁環者。區區一劍之雄耳。其初未必不抄掠爲人患。亦復進之士君子之列。何哉。宥過錄善。春秋之義也。錄之斯進之。雖然、當賊氣正銳之時。使仁環不急挫其鋒。則數萬生靈。血汙荒原矣。

王萬、字處一。其先出於會稽。唐之中世。始遷烏傷之鳳林。萬之祖起。又自鳳林遷浦陽。父約之游江淮間。萬因生長濠州。家甚貧。而厲志於學。凡三舉。始中嘉定十六年進士第。調和州教授。遷浙西提舉司主管文字。未閱月。遭父喪。端平元年。除主管尚書戶部架閣文字。轉國子學錄。明年、添差通判揚州。以母老辭。改鎮江。萬自少忠伉有大志。究心當世急務。極知邊防要害。嘗爲書歷告重臣大官。論淞邊事宜。則謂長淮千里。中間無大山澤爲限。擊首尾應。正如常山蛇。執首當并兩淮。惟一制閫之命是聽。兩淮唯濠州居中。濠之東爲盱眙。爲楚。以達鹽城。淮流深廣。敵所難渡。濠之西爲安豐。爲光。以達信陽。淮流淺澀。敵每揭

厲以涉之。宜當調揚州北軍三千人。自淮東擣虛。常往來宿亳間。使敵無意於東。而我併力淮西。淮西則又惟合肥居江淮南北之中。法當建制置司合肥。而濠梁安豐光州爲臂。以黃岡爲肘後緩急之助。又必令荊襄每候西兵東來。輒尾之。使淮襄之勢亦合。而後規模可立也。論用兵。則謂當以五千人爲屯。每屯一長。二長一大將。一路又合一大將而幷合於制置爲總統。淮東可精兵三萬。光黃可二萬。東西夾擊。而沿江制司會合淝兵。共二萬以牽制其中。行則結營陣。止則依城壘。行則齎乾糧。止則就食州縣。論屯田則謂當於新復州軍。東則海邳。所依者水之險。西則唐鄧。所依者山之險。盡此則無地無田不耕。而歸附新軍。流落餘民。亦有固志。論守戍。則謂戍司舊分地戍守。殿步兵戍眞揚六合。鎮江兵戍揚楚盱眙。建康馬司兵戍滁濠定遠。都統司兵戍廬和安豐。以至池司兵戍舒蘄巢縣。江司兵戍蘄黃淨尤。地勢皆順。皆以統制部之出外。而昔常有帥臣居內。以本軍財賦。昔營柵撫士卒。脩器械。以故軍事常鞏辦。遇警急則帥臣視統重兵以行。比乃有以建康馬帥而知黃州者。都統而知光州者。以池司都統而在楚州。以鎮江都統而在應天者。將不知兵。兵不屬將。往往以本軍之財。資他處之用。以致營柵壞而莫修。士卒貧而莫給。器械鈍而莫繕。宜與盡還舊制。其他敷陳皆類此。多者或累數千言。文多不載。三年授樞密院編修官。嘉熙元年。兼權屯田郎官。萬因輪對。又言於上曰。天命去留。原於君心。陛下一二而思之。凡惻然有觸於心而不安者。皆心之未能同乎天者也。天不在天。而在陛下之心。苟能天人合一。永永勿替。則天命在我矣。其言尤爲精白。未幾。差知台州。萬至郡。惟疏食敝衣。終日坐公署。事至立斷。吏無所舞。多改業散去。民

亦化之不復訟。上下肅然。丁歲祲。萬盡力拯之。民無飢死者。往往感之。但言萬名。莫不舉手加額曰。吾父母也。才五月。乞祠去。三年。遷屯田員外郎。兼編修官。轉尚右郎官。尋兼崇政殿說書。四年。擢監察御史。首論刑部尚書史宅之。故相之子。昔嘗弄權。不當復玷從班。上命丞相再三諭旨。迄不奉詔。上不得已。出宅之知平江府。史嵩之自江上董師入相。氣象迫遽。人心傾搖。衆莫敢言。萬又首論之。會議相之事已決。疏入。除大理少卿。萬即日還。常熟寓舍。拜太常少卿。辭差知寧國府。辭。召赴行在奏事。出爲福建提點刑獄。加直煥章閣。四川宣諭司參議官。皆辭。俄乞休致。詔特轉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卒。年四十八。及嵩之罷相。人方交論其非。上思萬先見親賜御札。謂萬立朝謇諤。古之遺直。爲郡廉平。古之遺愛。特贈集英殿修撰。予錢五千緡。田五百畝。以贍給其家。萬遇事敢言。衆知其人豪。每咨問之。當金初滅。鄭清之欲謀乘虛取河洛。萬曰。今朝廷勇於復境。而怯於備邊。莫若移勇於怯。爲自治之規。不然。非萬所知也。已而北兵壓境。三邊震動。其言果驗。理宗下罪己之詔。命中書舍人吳泳視草。萬謂泳曰。用兵誠失矣。亦豈可遽示怯哉。今邊民生意如髮。宜振厲奮發。以興感人心。泳如其言。萬初與季衍遇。衍勉萬從事朱熹之說。久之。有得於時習之語。謂學莫先於言顧行。言是而行違。非言之僞也。習未熟耳。熟則言行一矣。故終身言行相顧。發於設施。論諫忠懇剴切。無所顧忌。初官不受人薦。生平不交權貴。書絲毫不妄取。或饋藥財甚豐。萬力却之。至使人謝過。萬不得已。受一附子。守台時。有故人來謁。欲售錦裯贈之。入白其母。母曰。不可。此固汝當得終官物也。或以萬之介潔。其母教之有素云。初謚議節惠。後更忠惠。所著書。名時習編。有易書

詩論語孟子中庸太極圖說及其奏劄論天下事者凡十卷子庭字德揚受知賈似道官終大理寺丞贊曰人之欲猶夫疾也聖賢之書猶夫藥也以藥治疾則疾瘳而體順以聖賢之書克欲則欲去而理明自然之勢也世顧玩之以爲辭章之助雖日誦五車亦何補身心哉萬自開季衍讀四書之一言潛思精索反以自治故其律己則義利截然表裏不欺牧小民則忠厚粹和不事威斷人自感服居言官則不畏權姦擊之愈力言或不行挂冠徑去嗚呼是可謂善讀書者矣當賢士交口稱譽或謂其如白圭振鷺玉尺冰壺或謂其振荒如朱熹先見如蘇洵呂獻可無實功者能之乎嗚呼是足以貽不朽矣視彼抽祕思騁妍辭而與庸人孺子同一澌盡者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吳直方字行可其先毘陵人一遷於鄱再遷於睦三遷浦陽之新田唐乾寧初有名公養者又遷縣西吳溪上至直方十五世直方年七歲母亡十歲大父蕃又亡獨與其父寶居豪家利其弱時侵苦之直方雖在童子中常發憤自厲必欲伸己志乃已稍長出游浙東西習刑法於帥府及行中書復北走京師無他親朋童御一身在逆旅中凡三十六年困苦艱難無不備歷或勸其南歸直方曰生爲寄死爲棄等一死耳何分冀北與江南乎其志愈壯不少折後用薦者以說書事明宗於潛邸會明宗出鎮北藩復能去尋爲上都路學正欲上又爲代者所先遂主留守馬札兒台家教其子脫脫及也先帖木兒元統二年脫脫爲御史中丞以直方嘗事先朝奏爲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中書改授副提舉未上御史臺又改授廣東廉訪使承發架閣兼照磨轉中政院架閣管勾俄陞長史重紀至元末廟堂用事者專權肆虐人情震栗上

與近臣謀罷其政柄更新庶務直方實協贊之上多其功召至便殿賜以黃金繫帶超授集賢直學士轉侍講學士尋又陞學士時脫脫爲右丞相國有大政令多咨直方然後行直方每引古義告之民被其賜者甚衆未幾上章乞骸骨以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食俸賜終身至正中監察御史劾直方躐進官位奪其誥命除名爲民他御史辨其誣復之直方深沈有謀人莫測其喜慍夷險一致可屬以天下大事縉紳言沸騰不少動爲人謙下待人恆如布衣時受一飯之恩必思報之人以是稱焉子萊志道萊別有傳

趙大訥一名良勝字敬叔縣人周恭肅王元儼之十世孫也起家譯曹掾調泉州錄事大盜起寧都泉之無賴男子嘯衆應之遂謀來攻城大訥作柵以禦其衝盜爲引去遷興化錄事轉龍溪尹俗尚鬼壘石作祠以奉紫衣神黠民將爲姦利必牲犬以祭大訥投神江中移石以修孔子廟庭縣多山畬洞獠官稍侵之輒弄兵暴掠至煩大將出屯經年不解大訥調御得其術服從如良民邑大姓怙勢殺人郡守受其財出之大訥抱案詣府歷指其姦守怒陰中以他罪大訥略無所懾改永春以丁父憂去復改侯官未終喪不赴俄遷永嘉永嘉計口賦鹽民以爲病大訥建請令富商轉售之瑞安猾吏僞爲官書誣平民盜販民自殺者三人府下大訥訊之大訥徙之臨汀州城枕大江水暴岸善崩大訥列植巨木先以葺芒殺浪勢然後實土以石甃之岸凡數千尺得不壞除溫台等處海運千戶遭母喪改知永新州州民素豪勢出守吏上聞大訥至皆畏服不敢吐氣民以死狀聞官去按之卒吏千餘人從行民皆逃匿數里無煙火大訥與一二吏出田里晏然鵠湖羅陂皆羣盜淵藪時出爲過客患大訥用奇計翦其渠魁餘黨奔散鄉飲酒

之禮久廢。大訥講而行之。賓主就位。獻酬有節。揖拜有容。觀者歎悅。在官二年。告老解印綬而歸。時至正八年夏六月也。大訥性剛直。不憚大吏。屢典劇縣。皆有能聲。卒皆無敢出鄉宿猾元豪。亦相告遠遁。數平反冤獄。民爲列生祠。或以事如遠鄉。父老攜子弟聚觀曰。此趙侯也。其爲人愛慕如此。大訥同時有金德潤君澤者。亦縣人。繇湖南廉訪使掾歷官至嘉興推官。亦以政事稱。其果毅有爲。議者謂不如大訥云。

贊曰。丈夫之以功業自見者。豈必藉祖父之勢哉。藉祖父之勢而成者。世豈無之。終不足謂之丈夫。必也奮自布衣。卓然有立。小或作州牧。大或聞國政。使德澤簡在人心。聲聞流於後世。然後始無媿於斯名。善矣哉。吳趙之爲。何其近是耶。雖然均名爲人。均生是邦。均食粟衣帛。顧有能有不能焉。稍知自勵者。可以惕然而省矣。

浦陽人物記卷下

文學篇

文學之事。自古及今。以之自任者衆矣。然當以聖人之文爲宗。文之立言簡奇莫如易。又莫如春秋。序事精嚴莫如儀禮。又莫如檀弓。又莫如書。書之中又莫如禹貢。又莫如顧命。論議浩浩而不見其涯。又莫如易之大傳。陳情託物莫如詩。詩之中反覆咏歎。又莫如國風。鋪張王政又莫如二雅。推美盛德又莫如三頌。有開有闔。有變有化。脉絡之流通。首尾之相應。莫如中庸。又莫如孟子。孟子之中又莫如養氣好辨等章。嗚呼。濂之所言者略爾。以其所言推其所不言。蓋可知矣。人能致力於斯。得之深者。固與天地相始終。得其淺者。亦能震盪翕張。與諸子較所長於一世。雖然。此特論爲文之體然耳。若原其本則未也。其本者何也。天地之間。至大至剛。而吾賴之以生者。非氣也耶。必能養之而後道明。道明而後氣充。氣充而後文雄。文雄而後追配乎聖經。不若是。不足謂之文也。何也。文之所存。道之所存也。文不繫道。不作焉可也。苟繫於道。則萬世在前。不謂其久。吾不言焉。言則與之合也。萬世在後。不謂其遠。吾不言焉。言則與之合也。是故無小無大。無外無內。無古無今。非文不足以宣。非文不足以行。非文不足以傳。其可以無本而致之哉。浦陽雖小邑。自宋以來。以文知名者甚衆。大抵據經爲本。有足貴者。故濂悉傳其人。而僭誦所聞於其首。作文學篇第四。

于房、縣人。其先自河內來遷父暠、有學行。尤長于文辭。會五季之亂。抗志不仕。以布衣終。後以房貴。贈大理寺丞。房爲文有父風。而精簡過之。遠邇學徒。咸從之游。中嘉祐四年進士第。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應天府。南京留守司。兄立壁、皆舉進士於鄉。弟清穆、去爲浮屠。亦以文鳴。諸子世封、正封、亦舉進士。世封能暗記六經三史。正封尤以博洽自負。每兄弟論辨。旁引曲證。各歷誦全文。一字不遺。人號爲雙璧。初世封善屬文。頃刻數千言。縱橫變通。無不如意。自以爲所向無敵。及同正封見歐陽脩。脩不然之。世封慚。脩因授以爲文之道。世封之學於是益進。晚乃著易書詩傳四十卷。正封著春秋三傳是非說二十卷。正封善正書。酷類顏眞卿。世多傳之。有方蒙者。嘗受學世封。輯其家三世能文者七人。號七星集云。

贊曰。于房論文。有曰陽開陰闔。俯仰變化。出無入有。其妙若神。何其言之善也。蓋文主於變。變而無迹之可尋。則神矣。司馬遷、班固、韓愈之徒。號爲文章家。其果能易此言哉。宜其三世以文名也。濂竊慕之。歷求其文而不可多得。近過左溪山。見房之子正封所書碑。字勢雄拔。如蛟螭虎豹。盤拏後先。慨然想見其爲人。登高遐望。精神爲之飛動。嗚呼。數百載之下。能令人思之不置者。必有以也夫。

朱臨、其先家吳興。五季避亂遷浦陽。臨少穎悟。從安定胡瑗游。瑗以明體適用之學教東南人士。或治經。或治事。各有條法。長樂劉彝授周禮。又兼習水利。臨乃授春秋。瑗嘗著春秋辨要。惟臨得之爲精。臨晚年好唐陸淳學。淳之師啖助趙匡嘗會三傳而取舍之。淳遂總其說爲纂例辨疑二書。臨謂孔子沒千有餘年。說春秋者。皆膠於偏見。無有出淳書之右者。雖董仲舒爲兩漢通經第一。然猶拘於穀梁。不克別白。餘

可知也。其所學蓋卓卓有所見如此。臨初以丞相呂公著薦入官。歷宣德郎、守光祿寺丞。以著作佐郎致仕。後以子貴贈正議大夫。所著春秋說二百餘篇。他詩文又別有集藏於家。

贊曰。天聖慶歷間。縣之能文章者。惟于房父子爲盛。優於經學。則臨一人而已。臨之所傳有淵源。意其所著必有大異人者。今皆亡之。惜哉。濂幼時。尚見臨所受嘉祐告身於吳明孫家。明孫蓋朱氏外孫。其亡亦已久。今又不知何如也。斯文存亡。尚往往類是。豈沈酣聲利者爲可恆也哉。

錢遹、字德循。縣之通化人。世隱於農。遹自少彊敏。記問過人。中熙寧九年進士第。調洪州推官。守將王韶繇樞府出。威重異常。他僚屬不敢仰視。會有疑獄。遹正色爭辨。至怒罵不少奪。後卒如遹議。轉信州。歷常、眞二州。燕衞王宮三教授。通判越州。吏挾守爲姦。留難訟者。常百數。遹攝府事纔二日。獄爲一空。及後爲守。姦吏望風遁去。除較書郎。徽宗立。擢殿中侍御史。中丞豐稷論其回邪不可以任風憲。不報。稷復言必用遹。則願罷臣。乃改提舉湖北常平夔峽轉運判官。遹與利除害。發擿姦伏。風采凜然。人畏之如神明。崇寧元年。召爲都官員外郎。復執法殿中。劾曾布援元祐姦黨。擠紹聖忠賢。布去。遷侍御史。閱兩月。進中丞。首乞治元符末大臣乞復孟后而廢劉后事。韓忠彥、曾布、李清臣、黃履及議者曾肇、豐稷、陳瓘、龔夬皆坐貶。遂與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言。元祐皇后。得罪先朝。昭告宗廟。天下莫不知。哲宗上賓。太母聽政。當國大臣。盡變亂紹聖之事以逞私欲。因一布衣何大正狂言。復還廢后位號。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踈逖小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今朝廷既已貶削忠彥等。及追褫大正誤恩。則元祐皇

后義非所安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夫在先朝則曰廢后今日則謂之元祐皇后於名爲不正先朝廢而陛下復於事爲不順考之典禮則古昔所無稽之本朝則故實未有詢之師言則大以爲不然況既爲先朝所廢則宗廟祭告歲時薦饗人事有嫌疑之迹神靈萌厭歎之心萬世之後配祔將安所施宜早正厥事斷以大義無牽於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明日又言典禮所在實朝廷治亂之所係雖人主之尊不得而擅又況區區臣下敢輕變易者哉元祐皇后得罪先朝廢處瑤華制詔一頒天下無間然者矣竝后匹嫡春秋譏之豈宜明盛之朝而循衰世非禮之事於是尚書右僕射京門下侍郎將中書侍郎益尚書左丞挺之右丞商英言元祐皇后再復位號考之典禮將來宗廟不可從享陵寢不可配祔揆諸禮制皆所未安請如紹聖三年九月詔旨后繇是復廢遹遂言元符皇后名位未正乃册爲崇恩太后遹章所言小臣上書者昌州推官馮澥也其書以爲先帝既終則后無單立之義稽之逆順陛下無立嫂之禮要之始終皇太后亦不得伸慈婦之恩雖已遂之事難復之失然感悟追正何有不可澥繇是得召對除鴻臚主簿蔡京謀取靑唐遹助成其議會籍元祐黨遹以爲多漏略給事中劉逵駁之左轉戶部侍郎二年遷工部尚書兼侍讀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穎昌府未行言者疏其罪黜知滁州四年徙宣州五年稍復直學士召還工部舉馮澥自代謂澥趣操端勁古人與稽嘗建明典禮忠義凜凜薦紳歎服言者又疏其罪以待制知秀州中書舍人侯綏封還之又奪待制久之除集賢殿脩撰知越州卽提舉江州太平觀大觀二年會行八寶赦復脩撰俄除顯謨閣待制以疾請致仕四年起爲顯謨閣直學士政和

三年。改述古殿。皆領宮祠。通家居十餘年。無益之事不爲。惟築三大湖以利鄉民。民深德之。宣和三年。方臘陷婺。通走蘭谿靈泉寺。爲盜所刺。年七十二。盜平。州以聞。有旨贈五官至太中大夫。與遺表致仕恩澤。賜銀絹三百匹兩。通無所不學。晚尤深於歷書。爲文章明白簡切。自成一家。學者從之。多爲名儒。所著有遺文八十卷。藏於家。子楚材、楚翁、皆承事郎。孫億年字伯壽。宣和七年以祖廕入官。乾道二年。以右朝請大夫致仕。五年。落致仕。除利路提點刑獄。不果上。淳熙十一年。轉朝議大夫。卒。有詩號雲巢集云。

贊曰。四朝史有云。瑤華失位而復也。太母實詔之。姑有還婦之文。母有改子之道。播之天下。合於至公。誠哉是言也。通在當時。執謂其不知此理耶。其意蓋有所循焉爾。執禮銘通之墓。歎其剛方少圓。死生負謗。其厚於揚善者哉。

何敏中。字元功。世家太末。其遠祖延壽。始來遷浦陽。敏中自少學易。恐飲酒廢事。終其身弗御。與梅執禮交甚洽。每有疑難。相與論定之。郡縣察其賢。將以八行及遺逸薦辭。敏中素仁厚。游太學時。同舍生方位卒。敏中鬻行橐持其喪歸。鄰州寇起。將壓境。敏中攜家避山中。比鄰從者以百數。道遇擁刃來者。衆相顧泣且死。敏中出告其酋。酋大呼曰。此浦江何公也。吾昔爲尉所縛。藉公一言而免。是嘗有恩於我者。不可害。不可害。即命兵護出之。

朱有聞。字子益。縣人。幼孤。長能刻苦爲學。夏不避蚊。冬不擁爐。久之。悉通諸家書。作文尚質實。有理致。好飲酒。視富貴無所屈。縣令丞而下。欲見之不能得。同郡呂祖謙名重一時。知其有守而多聞。訪之逆旅中。

再以書速之。止修報謝。亦竟不行。祖謙愈重焉。淳熙十六年卒。年六十五。子鞏、字穎叔。游太學有聲。中紹熙四年進士第。

贊曰。揚雄有言曰。君子純終領聞。蠢迪檢押。如敏中有聞二人是已。議者以立傳之法。必關大勸懲則書。若二人者。陸陸爾庸庸爾。何必累簡編哉。濂曰。不然。世之人掊克自恣。剝膚及髓。苟臨患難。人將甘心焉。如盜感敏中之恩。庇百人而不殺者。有之乎。奔走州邑。奴事上官。望塵亟拜。掃門求通。唯恐不能一見。如縣令丞欲謁有聞而不可得者。又有之乎。時非三代。人有小善必取。曾謂二人之行而可遺之乎。激而書之。知者當識之也。

倪朴字文卿。唐戶部侍郎若水之後也。若水居恆州。唐末之亂。子孫南遷江浙間。五代時有名盈者。又自吳興遷浦陽之石陵。世爲農。至朴曾祖展。始以貲雄於鄉。初僦婺嘗輸丁身錢。相傳仁宗時。永康胡則爲奏免。崇寧間。欲復算之。適部使者行郡。展持則像。拜使者於馬前。歷訴其非。使者上其事。復獲免。祖子從。性好施。田旱及半。悉捐與種家。然又多奇謀。建炎初。山賊作亂。遠近震動。縣令丞揖子從問計。子從爲之籌畫。使其子統民兵爲前導。賊皆敗走。民兵別部有貪功擒至百餘人者。縣令例縛之。將斬以徇。子從聞之。急白令曰。此輩豈皆賊哉。不如勿殺。使自新。賊不足定也。令悟。足地曰。微公言。幾敗吾事。悉縱之。事果帖帖。朴豪雋不羈。喜舞劍談兵。恥爲無用之學。必欲見之於事功。紹興間。聞廟堂謀遣將掃清河洛。喜曰。依日月乘風雲。以佐天誅。此其時矣。乃草書數千言。歷陳征討大計。精忠感激。有古作者風。鄭伯熊見

之。連吐舌曰。男子男子。雖以無階不得上進。而朴志益堅。且以天下山川險阻。戶口多寡。用兵者所當知。乃徧考羣書。成輿地會元志四十卷。又合古今夷夏。繪爲一圖。張之屋壁。手指心計。何地可戰。何城可守。猶幸一用其能。晚雖知不用。復著鑑轅錄五卷。以痛國家禦侮用策之失。悵悵猶前志也。朴好使氣。與人多不合。年四十七。尙未娶。當時人亦鮮有知朴者。獨永康陳亮敬焉。淳熙中。與知縣趙汝鉄有隙。鄉人樓益恭遂以豪俠中之。徙家鈐州。會赦東歸。朴於書、過眼不再覽。辨駁甚精。嘗言吳越受梁封爵。未嘗稱帝。其改元寶大。實當梁亡之後。且取觀音院鍾刻爲證。以破五代史之疑。論者服之。朴之友吳克己、字復之。縣之鶴塘人。窮經博古。尤邃於易。旁通釋氏書。多有著述。朴嘗評其文。汪洋恢怪。如崩崖翻浪。使人畏且驚。又翫之而不忍去。竟不知爲何等語。蓋克己多談內典。故朴頗譏之。

贊曰。宋自宣和之後。國勢不振。金人乘釁長驅而入。破陷太原。侵軼眞定。攻擣汴京。以致天子蒙塵。生民暴骨。當時臣僚。謂宜枕戈待旦。不共戴天。以洗刷國恥。以克復土疆。乃復割地議和。頓首請命。忠義之士。雖欲有爲。每擯斥不用。卒致淪亡。而莫之救。哀哉。朴以一布衣之微。非有爵號之榮。祿賜之厚。乃能赤心憂國。吐其耿耿。直欲叩帝閽上之。雖其書不能進。其視賈廷佐之二疏。陳亮之三書。俊快明烈。照耀後先。如朴者。豈非人傑也哉。使朝廷用之。未必不能立奇勳。柰何姦惡秉軸。有志之士。不獲洩其忠憤之氣。推是言之。亦不獨人謀之不臧也。嗚呼。王業終至偏安。父讎終至不報。必當有任是責者。幸朴書猶存。百世之下。非惟使英雄灑淚。肉食者聞之。亦或知勸哉。

方鳳、一名景山、字韶父、其先出唐元英處士干、干曾孫傳、字輔卿、始自睦來遷浦陽仙華山、傳生招、招生文遇、文遇生資、字逢原、中嘉祐八年進士第、歷官知眞州、未上卒、贈紫金光祿大夫、資生揚遠、字遐舉、疏雋慷慨、以文章震耀一時、亦中元祐三年進士第、以吏部侍郎出爲河北轉運使、有能名、上屢降詔寵諭之、歿贈太中大夫、揚遠至鳳、凡七世、鳳有異材、常出游杭都、盡交海內知名士、將作監丞方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主閤門舍人王斌家、教其二子大小登、斌與丞相陳宜中爲親舅弟、鳳因得見宜中、三以策告宜中、雖不能聽、將奏補爲初品官、既而宜中走海南、事遂寢、後以特恩授容州文學、未幾宋亡、鳳自是無仕志、益肆爲汗漫游、北出金陵京口、南過東甌海上、類皆悼天塹不守、翠華無從、顧盼徘徊、老淚如霰、一日復游杭、有人自海上來、見鳳伏地泣、起相抱持、鳳問故、則曰、予大登也、自從陳丞相乞師南海、不得還、遂爲暹國臣、暹蓋古者文單盤越屬國、泛大海至泉南、始達岸、今爲其奉使上國、重過丞相故府、無一人一馬可識、不意復得見先生也、言訖泣下、鳳亦泣、因欲俱行、人勸止之、鳳善詩、通毛鄭二家言、晚遂一發於咏歌、音調淒涼、深於古今之感、臨沒、猶屬其子槜題其旌曰容州、示不忘也、宋季文弊、鳳頗厭之、嘗謂學者曰、文章必眞實中正、方可傳、他則腐爛漫漶、當與東華塵土俱盡、已而言果驗、性不喜佛老、讀唐傳奕傳、壯其爲人、自撫奕後闢異教者數十事、以儗高識篇、題之曰正人心書、尙未完、他所著詩三千餘篇、曰存雅堂稾、槜字壽父、亦精於詩、無愧於鳳云、

贊曰、世言杜甫一飯不忘君、今考其詩、信然、鳳雖至老、但語及勝國事、必仰視霄漢、淒然泣下、故其詩亦

危苦悲傷。其殆有得於甫者非耶。鳳嘗與閩人謝翺、括人吳思齊爲友。思齊則陳亮外曾孫。翺則文天祥客也。皆工詩。皆客浦陽。浦陽之詩。爲之一變。思齊以父任入官爲嘉興丞。宋亡。麻衣繩屨。退隱深山中。翺雖布衣。尤忠憤鬱鬱。或被髮佯狂。行嘯於野。或登釣臺慟哭。以酹天祥。酹已。復作楚歌以招其魂。皆可謂氣節不羣之士。而獨與鳳善。豈易所謂同聲相應者耶。

黃景昌、字清遠。一字明遠。縣之靈泉人。其先與太史公庭堅同所自出。四歲入小學。十二歲能屬文。長從方鳳、吳思齊、謝翺游。益通五經諸子詩賦百家之言。尤篤意書春秋。學之四十年不倦。三傳異說。學者不知所從。景昌據經爲斷。各采其長。有不合者。痛辭闢之。不少恕。作春秋舉傳論。巴川陽恪著夏時考正。言三代悉用夏時。不改月數。景昌以左氏縱不與孔子同時。亦當近在孔子後。其言當不誣。作周正如傳考。建安蔡沈集衆說爲書傳。世無敢議其非。景昌獨疏其倍師說者數十百條。作蔡氏傳正誤。古今詩體製雖相襲。而音節則殊。近代以此名家者。亦罕知其說。景昌以古人論詩主於聲。今人論詩主於辭。聲則動合律呂。可以被之金石管絃。辭則文而已矣。乃集漢魏以來諸詩。各論其時代而甄別之。作古詩考。景昌善持論。出入經史。衮衮不窮。如議法之吏。反覆推鞫。其人辭不服不止。故其所言。皆綽有理致。他著述尚多。不能備陳。景昌年既耄。猶執筆刪述不已。或勸其休。景昌曰。吾豈不知老之宜佚哉。恐一旦即死。無以藉手見古人耳。晚自號田居子。述田間古調辭九章。賓客至。輒揭甕取酒共飲。酒酣。取辭歌之。以箑擊几爲節。音韻激烈。聞者自失。不知世上有貴富也。景昌事親孝。親沒。哀泣至終喪。遇孤姊甚戀戀。懷鄉人有

恩重紀至元二年卒年七十六。

贊曰縣之立言之士名不著者三人。宋元祐紹聖間有朱恮者師黃山薛大觀大觀得平陽孫復春秋之學恮悉傳之嘗著春秋羣疑辨若干卷宋季有蔡慶宗光遠者以春秋舉於鄉後以恩補官至武進丞亦著春秋集解若干卷有陳訥升之者通周易得先儒未發之祕亦著河圖易象本義八卷今皆散佚無存或僅存人亦鮮知之者竊意事功之實行難亡語言之空文易泯故致是爾然則世之傳者亦何往而非空文哉必繫其學之醇疵醇則習之者多疵則傳之者少也嗚呼信如是說古之荒誕不經之文縱橫捭闔之術可謂極疵矣至今熟在人口者又何其多耶是蓋有不可曉者意亦有幸不幸存焉幸不幸天也天則非人之所知矣雖然人衆者勝天文之得傳與否實繫乎後之人天何預哉今觀景昌所著之書亦將散佚無存矣濂爲此懇故得而備論之。

柳貫字道傳其先居河東宋建炎中七世祖鑄始從趙鼎自解遷杭鑄子森又自杭遷浦陽烏蜀山父金字時聲擢咸淳三年右科進士第爲高郵令宋季城竇山民倡亂火金所居官同金捕斬之金惻然曰此豈其本心哉第爲饑寒所驅爾乃白戮其魁餘悉縱不問衆感金造室廬還之道傳幼有異質穎悟過人受經於蘭谿金履祥學文於方鳳吳思齊謝翺自經史百氏兵刑律歷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作爲文章涵肆演迤春容紆餘人多傳誦之大德四年道傳年三十一始用察舉爲江山縣學教諭遷昌國州學正轉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延祐六年改國子助教陞博士前後在弟子列者千餘人業成而

仕。後多知名。擢太常博士。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第並舉。遇有所設施。必俟道傳論定。柄國大臣。欲以其祖配食孔子廟。衆莫敢忤。道傳毅然却之。有神降於洛。長吏列上禮部。乞加封號。道傳謂神姦鼓民。不治將亂。宜下所部禁之。禮部如其言。沅州貢包茅。茅輕舟易溺。道傳請附他貢物以輸。監察御史馬祖常薦其材可任風憲。章再上。不報。泰定三年。出提舉江西等處儒學。新龍興郡庠。復東湖書院侵田。聘名儒爲學者師。士風大振。它書院未籍於官者。亡慮數十。舊設主領。以司出內。多行貨求檄。至則乾沒爲姦。道傳禁勿設。分隸學官。吏循舊比以例卷進。歲爲米八十石。道傳斥去之。南康倉吏坐飛糧株連。逮繫者百餘人。省憲二府檄道傳訊其獄。鉤摭隱伏。所平反甚衆。至正元年。召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到官僅七閱月。以疾卒。年七十三。館閣之士。多至灑泣者。道傳局度凝定。燕居默坐。端嚴若神。卽之如入春風中。久與之處。未嘗見疾言遽色。雖有桀驁者。瞻其德容。莫不氣奪而意消。孝友本乎天性。弟實出爲人後。遇之有恩。不翅在家者。生平以獎進人材爲己任。人有一善。諄諄稱舉。惟恐不聞。天歷以來。與崇仁虞集、豐城揭徯斯、義烏黃溍齊名。天下人高之。號之曰四先生。善楷法。工篆籀。妙處不讓李陽冰。兼能鑒定古彝器書畫。而別其眞贋。所著書有文集二十卷。別集二十卷。字系二卷。近思錄廣輯三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子卣、同、因、孫穎、穆、穎以廕入官。調永豐尉。

贊曰。浦江壤地。蹙不越一百里。仙華山拔地而起。奇形傀觀。如旌旗。如寶蓮華。如鐵馬臨關。而大江之水。又如白虹蜿蜒斜絡乎其前。實天地間秀絕之地也。故人生其中。多以文學知名。雖去家他縣者。子孫亦

以文顯。如黃侍講晉卿。其先亦縣人。至名琳者。始遷烏傷。琳之先墓。今猶在仙華山南。豈堪輿家風氣之說。實有所憑耶。抑適然也。

吳萊字立夫。年四歲。其母盛氏。口授孝經論語及穀梁傳。隨能成誦。七歲能賦詩。族父幼敏、家素多書。立夫每私取讀之。幼敏從旁竊窺。乃班固漢書也。指谷永杜鄴傳謂曰。汝竊觀吾家書。能誦此。當貸汝罰。立夫琅然誦之。至終篇不遺一字。幼敏以爲偶熟此爾。三易他編。皆如初。因盡出所有書使讀之。方鳳時寓幼敏家。見而歎曰。明敏如吳萊。雖汝南應世叔不是過也。悉以其學授焉。立夫自是該貫古今。無所不考。年未冠。以朝廷有事倭夷。撰論倭千七百言。議論俊爽。識者謂有秦漢風。延祐七年。年二十四。以春秋舉上禮部。尋以所言不合於有司。退歸松山中。益窮諸經之說。用功既深。所造愈精。閒有論著。絕出於庸常數等。翻閱子書百餘家。辨其正邪。駁其僞眞。援据皆的切可傳。四方學者。一時多師之。重紀至元三年。監察御史許紹祖以茂材薦。署饒州路長鄉書院山長。未行。卒。年四十四。初立夫好遠游。嘗東出齊魯。北抵燕趙。每遇中原奇絕處。及昔人歌舞戰鬬之地。輒慷慨高歌。呼酒自慰。頗謂有司馬子長遺風。及還江南。復游海東洲。歷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見曉日初出海波。盡紅。瞪然長視。思欲起安期羨門而與之游。由是襟懷益踈朗。文章益雄宕。有奇氣。嘗謂人曰。胸中無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水。未必能文。縱能亦兒女語耳。精識絕倫。自秦漢至於近代。但舉隻簡片劄。必能別其爲何代人作。或怪而問之。曰。辭氣音調。世有不同。人自不深察耳。工詩賦。尤喜論文。嘗言作文如用兵。兵法有正有奇。正是法度。要部伍分

明。奇是不爲法度所縛。舉眼之頃。千變萬化。坐作進退。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什自歸什。伍自歸伍。元不曾亂。聞者服之。晚自號曰深甽山道人。人因稱之曰深甽先生。所著書有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若干卷。唐律刪要若干卷。詩文六十卷。他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考誤。未完。子士謂。士謐。士謂金華縣學教諭。

贊曰。濂嘗受學於立夫。問其作文之法。則謂有篇聯。欲其脈絡貫通。有段聯。欲其奇耦迭生。有句聯。欲其長短合節。有字聯。欲其賓主對待。又問其作賦之法。則謂有音法。欲其倡和闔闢。有韻法。欲其清濁諧協。有辭法。欲其呼吸相應。有章法。欲其布置謹嚴。總而言之。皆不越生承還三者而已。然而辭有不齊。體亦不一。須必隨其類而附之。不使玉瓚與瓦缶竝陳。斯爲得之。此又在乎三者之外。而非精擇不能到也。顧言猶在耳。而恨學之未能。因志諸傳末。以謹其傳焉。

貞節篇

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釋之者曰。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惟議夫酒食而已。蓋婦人之行。不出閨門。在無事之時。尚不欲以善自聞。況當哀苦之餘。稱之曰未亡人。而顧以是自衒歟。君子之論。每欲先之而不敢後者。豈非憫其志之確而不少變歟。抑將假是以勵其不能者歟。世之材士大夫。習俎豆攻詩書。坐而堯言。行而舜趨。其自負誠不在古人後。一旦受人家國之寄。甑懷二心者。有之矣。況區區一女子。所事不過織紝中饋之閒。反能守死自誓。如秋霜烈日不可狎玩。又可得而少之歟。是故、楚之貞姬。

梁之高行。漢之桓榮。皆登於彤管之書者。殆以是歟。雖然。貞節之昭。風俗之偷也。使當比屋可封之時。果孰名其爲貞婦。貞婦之得名。蓋以世之不貞者衆也。濂又豈得不爲衰俗一嘅也歟。浦陽舊志無及貞節之事者。濂今得二人焉。作貞節篇第五。

何道融、字處和。紹興諸暨人。善讀書鼓琴。年十九。歸縣人淩楠。歸一年而楠亡。遺腹產一子曰堅。道融誓不再適。惟晝夜教堅以學。俾從陳亮游。及堅能與薦書。以姓名自見於諸君子間。喜曰。吾之不死。待汝者。欲持以見汝父於地下耳。汝益勉之。堅後以學聞。紹熙元年辛亥。年五十一。

倪宜弟、縣之興賢人。年二十。爲同里戴銘妻。三十而銘亡。生二子泳、洽。甚幼。銘家故貧。宜弟上無所依。下無所託。米鹽日以不給。乃飲泣就絲枲。夜分燈屢涸。猶煢煢在機杼間。歷三十年。始能葬舅姑父母及夫之喪。教其子成人。又二十有一年乃終。至治中。部使者行縣。鄉老白宜弟之行。當得旌門閭。使者命縣上其事。會有沮之者。不行。

贊曰。婦人以貞節名。謂之不幸。而尙欲徼旌寵乎。旌寵、朝廷事也。

浦陽人物記後序

浦陽人物載於鄱陽洪氏郡志者不過蔣邵、張敦傳柔、楊扶、陳太竭、何千齡六人而已邑之儒先朱氏因之以撰縣志別出新意析爲四門會稽李知退爲縣有善政隸遺愛傳太竭千齡錢遹梅執禮隸孝節傳邵敦柔扶及吳傳王萬隸名德傳寶掌祖登元朗靈默隸高僧傳比舊增多九人通爲一十五人三山謝氏最後出獨取執禮及萬益以梅溶倪朴作浦泐先民傳金華宋景濂氏讀而非之謂洪氏紀載既甚簡略又不宜失時代後先朱氏亦不宜以會稽之人參於浦陽善附之臣入於名節庞辭幻學之流濟於士類謝氏取舍謹嚴雖或差強人意亦不宜引枝蔓浮辭而於事實反多遺闕於是潛精積思稽采史傳旁求諸儒之所記錄上下數百年間一善不遺先之以忠義孝友次之以政事文學貞節合二十九人區分類聚勒成一家之言號之曰人物記其文奮迅而感慨微婉而精深有類歐陽文忠公五代史記之作非抱良史材者能之乎蓋景濂氏自幼以絕人之資無書不讀比其長也又得柳待制道傳黃侍講晉卿吳山長立夫三先生爲之師故其撰述往往華敭燁燁如此嗟夫浦陽之爲縣不改於前而昔之人物苦希闊寂寥今則昭著赫奕與通都大邑相抗者庸非景濂氏振厲之功歟向使景濂氏不亟爲之更歷百餘年顯者固若無害而弗顯者不隨世而磨滅幾希矣或者則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桑梓且然況鄉之先達乎景濂氏之作善則善矣而微眞品評於其間無乃不可乎曰非是之謂也文之所貴者在據事直言

而是非善惡自見。今景濂氏所述。況又多紀善之辭。吾見其扶植綱常者至矣。何名爲品評哉。濤也不敏。嘗與景濂氏師事三先生。竊有同門之好。頗獲窺其述作之意。故敢忘鄙陋而序之末簡。且以解或者之疑焉。景濂氏名濂。其先居京兆。宋憲自唐武德中移吳興。十四傳至榮。字體仁。周廣順中。又移義烏之根溪。榮之子甫。甫之子訓。訓之子帳。帳之子祥。祥之子阜。阜之子偘。偘之子柏。宋嘉定初。又移金華之潛溪。距根溪蓋三里。柏之子溥。溥悳之子守富。守富之子朝。朝之子。卽景濂氏也。國朝至正十年三月。又移浦江感德鄉之青蘿山。山去孝門橋不百步。稱人之善必當本其家世。故復疏此以附見云。至正十年八月既望。經筵簡討權參贊官浦江鄭濤書於京師湛露坊中。

浦陽人物記後序

浦陽人物記一書。監縣廉侯到官之初年。始請縣人宋景濂氏譔成之。記凡二卷。分爲五類。合二十有九人。廉侯將刻梓以傳。而俾良爲之序。良竊以爲置書之原。則翰林承旨歐陽公既言之矣。而作者之意。則經筵簡討鄭君又言之矣。將復何所云哉。雖然。是縣人物之盛。其有繫於山川之所鍾者。或未之及。良安得忘言耶。嗚呼。浦陽於婺爲小縣。其土地僅百里。人民不數萬。無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之貴。無南金珠璣瑇瑁犀象之珍。無橘柚竹箭及他草木之殊異。顧獨於人物之生。不一而足。其以忠孝貞節著者有之。其以政事文學顯者有之。層見疊出。彬彬乎其盛。是果何爲而然哉。蓋山川之氣。大則鍾而爲人。小則發而爲貨寶動植之類。所產者大。則於其小者嗇矣。郴州多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與夫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則未見其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交州多南金珠璣瑇瑁犀象。與夫草木之殊異。則亦罕鍾乎其人。是又以其所產者小。而於其大者有或嗇也。嗚呼。亦孰若吾浦陽之錫其大者哉。然世之人於其小者。則往往知愛而夸張之。至其大者。則未有能宏搜廣輯以著其盛。以故浦陽之文獻。或不能勝夫郴交二州之所鍾。今景濂氏以不世出之才。蒐羅廢墜。抉剔幽隱。譔成乎此書。使夫一縣之內。數百年之間。忠君孝父之則。施政爲學之方。以及女婦之範模。莫不粲然具備。交見乎吾前。其視彼之區區土物之小者。孰得而孰失哉。吾見浦陽之爲縣。將自是而出色矣。雖然。非廉侯之汲汲於表章。又曷有是哉。廉侯名阿年

八哈爲政未幾德化大行蓋詩之所謂愷悌君子者至正十年戴良譔

重刻浦陽人物記後序

元至正元年監縣廉侯阿牟八哈來蒞浦陽興廢舉墜有古循吏風到縣未幾卽奉幣請縣人宋公景濂氏譔浦陽人物記二卷鋟梓行世以訓厲邑之人於時公始自金華來遷縣之青蘿山與麟溪鄭氏比鄰講道蓄德却翰林之聘隱然聲望動海內其爲記也本春秋褒貶之旨暢馬班雄瑋之辭上稽正史旁採縣經下搜各家譜乘誌銘之作竝其當身游歷所稔聞確見者去取嚴而論斷核其志將以廉頑立懦寬鄙敦薄使讀是書者百世之下猶將油然興起也今相去已四百餘年吾浦人物宛如晤對一堂其爲精神志氣苗髮畢露又如親見景濂氏上下評騭不激不阿藉一邑之掌故周舉夫物性民彝之大與宇宙相嬗於不窮非良史材而能及是乎浦陽固浙東小邑壤地不逾百里昔賢稱其山川秀鬱風俗淳龐發而爲人物自宜昭彰若是然非公不能成斯記非廉侯心存乎文獻道切乎勸褒又不能請公以成斯記是固吾浦立縣以來所一日不可少之書也其書板刻旣毀撰志者往往離其傳文削其序贊析而載之竊謂宋公文法首尾脈絡交相融貫是故傳所不能備者序以先之序所不能盡者贊以發之抑揚唱歎幾於一字不可增損且別自成書門弟子不編入潛溪集中尤不可使別無完本前邑侯吳公應台曾全錄於志書而近志則又多刪易非其舊矣家兄戴襟三氏瀛三氏懼其久而將遂不存也手鈔是編商之長塘鮑以文氏重校梓以傳庶幾前賢遺蹟復覩其全且觀於人物之偉可以知作人之法觀於宋記之

精。可以知作文之法。觀於廉侯之舉。可以知作縣之法。一舉而三善備焉。則豈特一邑之書已哉。將綱常名教之重。所賴以維持於是乎不淺也。昔廉侯既鐫此記。竝㮣立五賢祠。而請先祖九靈山人爲贊五通。刻置祠壁。五賢者。陳公太竭、梅公溶、梅公執禮、王公萬、柳公貫。其事皆在記中。其贊文存九靈遺集。蓋同時之作。實與斯記精光相頡頏也。人物記後。又附錄宋進士題名一篇。邑志謂其未備。因採他書增入。自嘉祐五年至咸淳十年。進士共三十九人。然遺漏仍所不免。如吾宗戴氏聚族浦陽山北。宋雍熙中。有諱紹字志遠者。景德中。有諱繼字紹宗者。皆以進士授承事郎。紹興中。有諱堯民字世遠者。由進士授迪功郎。三人皆宋時進士。著於前明譜牒。而錄皆不載。蓋缺軼多矣。題名既非舊本。亦不復補列云。乾隆壬子秋七月。浦陽後學戴殿泗謹譔。

國寶新編

顧璘撰

本館據紀錄彙編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國寶新編序

盖罕生逝而國子悲惠施歿而莊叟嘆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昔魏文言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也泰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也我　明龍興文章之美特跨往代鴻儒巧匠川涌雲蒸興文者上規黃虞下獵秦漢晉宋以還未暇論也草創之初人文未開雖氣存淳朴而體沿甲陋劉宋諸公從容金馬猶未能鋪張功烈與謨訓媲美雅頌同風有

識者未嘗不咨嗟恨惜也弘治間君臣一德夷夏清晏奇英妙哲方軼金驅文體始變力追元古於時有關西李獻吉姑蘇徐昌穀信陽何仲默相與表裏以鳴國家之盛今中丞顧公搴玉崛起金陵頡頏其間墳鬯篤應莫敢軒輊又如希哲之宏博伯虎之奇俊繼之之古澹升之之精工太初之清曠履吉之麗逸玄敬之冲泊伯時之醇嗇欽佩之雋質叔鳴之新警咸號名家素稱國手並與顧公敦道藝之交今諸子繼謝而顧公獨存遠惟伯子絕絃之感近念高生開篋之思綴輯遺文爰加壽梓題曰國寶新編委裘校

而序之夫文章與時高下而變通之妙存乎其人是以孔父云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今之作者其無與於斯文者乎泰於茲編而有感于斯文之興廢也編止所知存者弗録李子而下總十三人陝二人河一人閩一人南畿九人

嘉靖丙申季冬之閏望日姑蘇袁褧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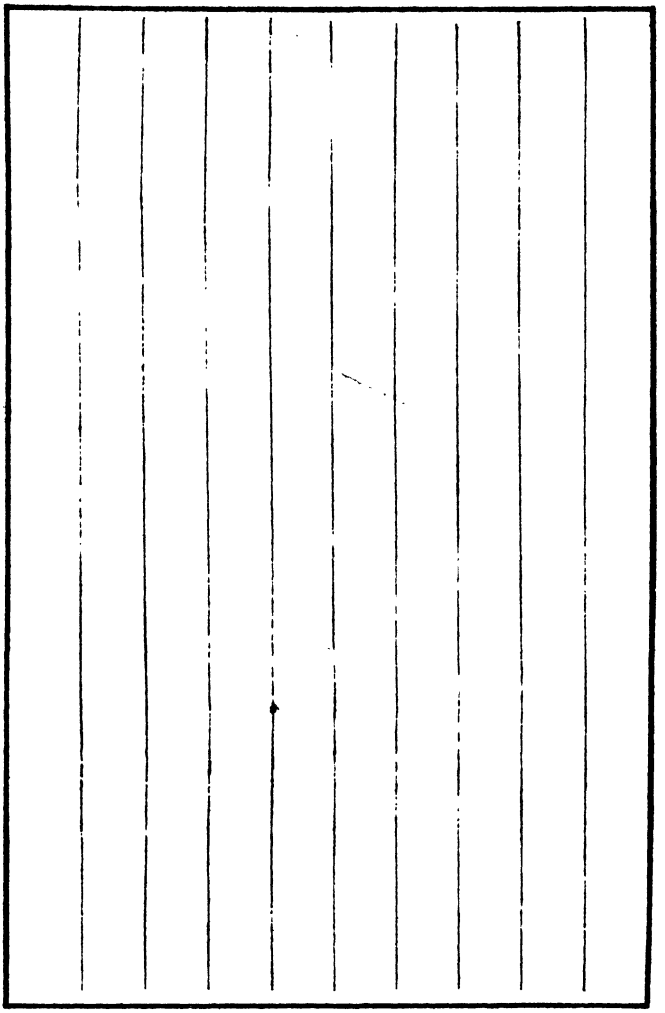
國寶新編序

人具天地之能曰才才者一心之精萬事之幹也鴻儒營道志士狥功學人慕言慧者創制雖鉅細異裁均以利用豈非眞宰之手足生民之紀綱乎是故國家得之謂之寶朋友資之謂之澤咸有賴於弘益知才而不知愛若得几杖而棄之必失所依君子謂之聾瞽璘生陋劣無足比數薄遊四方投分賢哲霑被切磋僅免失墜逮今齒髮摧落索居林巖指數交知凋謝半盡暇日檢誦遺文潸然淚下豈惟感子期惠

施之先我實亦興嗟於邦國也所不可存者既已往矣安得不求諸言乎諸官盛業大如邵宗伯寶儲少宰巖諸公若干人國史他日自立傳璘得以畧乃錄李子夢陽以下或仕或隱合若干人叙其名字爵里及其行業大都爲一卷名亡友錄諸所無交者寔多其人不敢妄擬傳曰名譽不聞朋友之罪也矧今亡矣後死者奚可不任其責哉因即余家所得諸棠與家弟河南按察副使璞詮次其詩共若干篇集爲卷附諸錄後俾觀者按文思才冀有得余悼慕之心焉文多不能錄非有軒輊也集成門人請更曰國寶

新編遂以傳云

嘉靖丙申陽月朔旦姑蘇顧璘序



國寶新編

顧璘

名氏

亡友十三人

江西按察副使李夢陽

陝西按察副使何景明

應天通州祝允明

雲南參政朱應登

國子博士徐禎卿

山東按察副使趙鶴
驗封郎中鄭善夫
太僕少卿都穆
太子中允景暘
太僕少卿王韋
解元唐寅
山人孫一元
大學生王寵

續下二人
江西按察副使田汝耔

江西按察使周廷用

叙贊

李夢陽字獻吉本關中人從父宦遂寓大梁仕至江西按察副使朗暢玉立傲倪當世初讀書斷自漢魏以上聞人論古昔有不解事即曰豈六代以還書邪蓋不之讀故其詩文卓爾不羣晚始汎濫諸家益濟弘博或失則矯枉之偏不得不然耳風尚氣節當　孝宗朝上書言事意翕翕希賈生代韓司徒草奏劾諸閹危矣賴武功康子海脫其難視江西學政文教鬱興不能與俗俯仰躭陷縲紲誠亦負氣之過

卒使讒毀叢積擯棄終身伊誰咎哉空同集六十三卷可謂富矣姑蘇黃省曾詮次至以辨獄等辭亦錯其間祇黜之耳

贊曰黃初響絕詩道中微唐興二傑大啟廠機世豈不遠知繼者希桓桓李君生也實後上泝風雅志則多有一鳴驚人千古爲友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仕至陝西按察副使少有神解弱冠入京身不勝衣馳才長賦便凌作者時海陵儲公巏錫山邵公寶領袖文苑咸加賞歎和粹冲夷人樂爲交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衆目爲台輔中人然

性簡意寬不善事樞要遂出為校文之職以勞致瘁弗臻大成咎在政人不在其身也夫文章之道初慎師承乃能立體馴臻妙境始自成家觀其與李氏論文直取舍筏登岸為優斯將盡棄法程專崇質性苟為已地固非確論賦咏著述乏見短長自古恒然匪徒今日若乃天才騰逸咳唾成珠實亦人倫之雋乎

贊曰辭尚體要矩矱式程異禽拔萃乃貫天人立訓範世俾也可循穆穆何君學緣宿解源出自山委折歸海既濟視筏弗舍胡待

祝允明字希哲蘇州人仕至應天通判超頴絕人讀

書過目成誦鉅細精粗咸貯腹笥有觸斯應無間猥鄙學務師古吐辭命意迥絕俗界效齊梁月露之體高者凌徐庾下亦不失皮陸玩世自放憚近禮法之儒故貴仕罕知其蘊眞州蔣山卿嘗見所撰建康觀雲記吐舌下之曰文不在茲乎偏才曲學眞河伯未離龍門難與言水也余特賞其知言書學精工自急就以逮虞趙上下數千年變體罔不得其結構若籀獻眞行懷素狂草尤臻妙筆本朝書品不知合置誰左

贊曰漢隱方朔明玩祝子傲睨冠紳遊戲文史

蓄之海濱發也雲蒸騰踏藝苑孰敢爾陵徐禎卿字昌穀蘇州人仕至國子博士神清體弱雙瞳燭人幼精文理不由教廸著交誠感暮賦諸篇詞旨沉鬱遂闖旨宋之藩淩獵曹魏長宿驚嘆稱爲文雄筮仕　武皇朝獄司法比請移學職斯亦可窺其雅識矣專門詩學究訂體裁上探騷雅下括高岑融會折衷備茲文質取充棟之草刪存百一冀成一家之言傳諸來世至今海內奉如珪璧所謂雖多亦奚以爲也其所研索具在談藝錄中可謂良工獨苦者與

贊曰博士清資水淵斯濯遺編熒熒鳳羽麟角
唯寶貴奇匪以其多有文弗粹山委則邳
朱應登字升之寶應人仕至雲南參政孝友性成篤
厚人理愷悌無慕刑夷町畦故能善下仁賢無容譖
劣卓弘大賢之度職錢穀則政理飭教化則才興斯
忠信基之矣特詞翰彫發泉湧錦爛或當人落筆一
埽千言旁觀者往往奪氣夔斐攸興此唯芽孽然高
舉濶視耿然不爲意也及其拂袖歸田益窮詞奧以
彼易此又豈娟嫉所能知乎今觀其文賦敘綴瞻麗
森張武庫殆且伯仲潘陸奴僕元白有餘地矣羽儀

斯世其茲數人也夫

贊曰仁哉祭政不遺其親異類廣含矧我同人
天授藻心譏夫側目白璧永輝蠭罪何贖
趙鶴字叔鳴江都人仕至山東按察副使文性淵奧
吏道精覈王覆戶曹屢籌大計督學山東誓清膠庠
其甚乃舉郡邑弟子十六汰之士始洶洶弗仕毋亦
矯枉過其正乎詩耻凡語於古愛謝靈運於唐爰孟
郊於元爰劉因嘗曰此道不宜淺淺則庸耳夫善
乎嚴滄浪有言劊人直取心肝喻於立命處殫力耳
毛膚焉足試乎後登泰山金焦諸篇言言自作更不

隨人眞凌駕千古膽也晚註五經考論歷代史刊正先誤自信彌篤或者以爵位駿按察不知正腐鼠等鳥能驚動之哉鳥能驚動之哉

贊曰文尚已出襲乃稱賊江都奮精羣諜靡惑言曰法後政曰正邦志所嚮往迅雷長江

鄭善夫字繼之福州人仕至南京驗封郎中氣秀巖谷發情聲詩雖才韻弗充而古色精言高映霞表飄飄然有逍遥遠舉之志好遊名山嘗入武夷鴈蕩峻陟冥搜都忘內顧養疴自遠逡巡郎曹樂負高標殆輕人爵時與衢州方豪同好意泊如矣嘗與余期曰

明年海上有紫氣東來是吾觀化至矣赴官留省中道奄殂吁亦奇怪也哉

贊曰靈運樂遊嵇康慕僊超然驗封千載同然

南海孕靈陽春呈響鷓性鴻情永遺遐想

都穆字玄敬蘇州人仕至太僕少卿清修博學網羅舊聞考訂疑義多所著述好遊山水雖居官曺奉使命有間卽臨賞名勝騁其素懷所得必撰一記輯成巨帙又廣錄古金石遺文爲金薤琳琅集齋居蕭然樂奉賓客啜茗道古以永終日不植生産或至屢空輒笑曰天地之間當不令都生餓死日晏如也文簡

古有法詩雖過爾冲泊竟非俗具

贊曰詞士掇華技陋雕蟲雅儒慕古力紹楊雄懸磬非貧玄酒非薄自顧兒然疇測其樂

景暘字伯時流寓南京本儀真人仕至太子中允事母至孝目盲數歲復明昆弟不遠故舊不遺人歸其德厚矣曳曠有度無競無傲仕既融達好學無怠法左氏馬遷為文不尚鈎棘字順語圓具有繩準詩主盛唐蕭散遺俗庶幾高卧北窓之懷體固所緩言矣余嘗重其人每言必正三事乃弗陟五階而逝其命也夫善書初工真行後師周伯琦小篆頗得風骨

贊曰文以體正詩以興奇昧者志怪乃蹈支離
中允端士德厚氣直詞鋒沛發靡不中的
王韋字欽佩南京人仕至太僕少卿孝德純備喪母
毀瘠卒父徽　憲宗朝給事中直諫有聲少卿承志
執節屹有稜範歷仕留署匪云要樞確明職司金石
不撓不曰孝思維則者乎論詩專尚才情其言曰唐
風既成詩自爲格不與雅頌同趣漢魏變於雅頌唐
體沿於國風雅言多盡風辭則微今以雅文爲近詩
未嘗不流於宋也故其詩婉麗多致雋味難窮或者
謂爲纖弱豈知所操之殊向哉

贊曰王子維介明辨義利千金不捐一諾無替詞流別代力紹唐風涇情獨遠執象奚工

唐寅字子畏一字伯虎蘇州人舉應天鄉試第一坐事廢坦夷踈曠寡契禪理弱居庠序漫負狂名著廣志賦昼連珠數十首跌宕融暢傾動羣類青谿倪公見之亟稱才子以故翰苑先輩爭相引援驕妬乆會竟媒禍胎棄落之餘益任放誕邪思過念絕而不萌託興歌謠殉情體物務諧里耳罔避俳文雖作者不尚其辭君子可以觀其度矣今司馬袁褧所刻僅僅數篇則其絕詣也

贊曰嗟嗟伯虎孰廣爾志登臺則流牖下斯滯
生癡既一寵辱奚驚上善若水是生令名
孫一元字太初不知何許人自云關中長寓吳越間
卒于湖州風儀秀朗蹤跡奇譎玄巾白袷混游貴賤
常以鉄笛鶴瓢自隨遇所會心輒一傾倒蓋隱淪之
高逸性好吟詩初談導引人疑其僊晚娶婚娶入司
空劉公湖南雅社援進儒術皆非其本色也詩辭極
備苦心所乏天才耳
贊曰宦達無施愧彼塵鞅山澗考槃乃嘉高尚
龍笛吟風鶴瓢酌月皎皎太初江湖之傑

王寵字履吉蘇州人貢入大學卒清夷蕪曠與物無競人擬之黃叔度尊官宿儒忘年友善罔不樂其溫醇詩辭刻尚風骨擺脫輕靡陶鎔李杜汰滌情文既正體裁復減蹊徑可謂後來之高足惜乎天不假年進而未止學士覩其汗血可也諺曰璆玖蚤折白石巇業豈不信然哉行書跡秀出塵頗得晉法

贊曰有矣吉人温其如玉既安孝友亦恨清濁

揚芳詞苑先軌是程心遠節促靳其大成

續亡二人

田汝耔字勤甫祥符人仕至江西按察副使勁直好

義不徇俗爲工任給事中持正執論糾彈不避貴勢出爲江西提學副使以氣節立教繼李獻吉之後風稜相兢不墜道範官亦坐是不達詩宗漢魏文簡古宗司馬氏力洗脂澤璘在開封迁權璫被逮赴京初脫錦衣獄侵夏止一縕袍勤甫解葛衣相衣又爲具單布中衣舉酒送出宣武門會何仲默崔子鍾諸君即席賦詩相贈自製一序立就慷慨動人其於斯世何如哉勤甫每飲酒酣輒擊節論時事一無避匿賢豪以此見高忌者益側目矣家食以後環堵蕭然蓬蒿不剪人比之張仲蔚云

贊曰稜稜勤甫吐氣成虹衆且雌伏獨翹爲雄
解衣惠困古烈同風環堵終身樂茲固窮

周廷用字子賢華容人仕至江西按察使才稟超融文鋒迅湧兼能博涉強記培滋詞本故援筆長賦爛然成章氣倜儻豪岸不屈于俗獨下意名品爲御史言事多觸時忌及爲監司每不善遷合失權近意罷官之日浚川王公在南司馬以片楮訊璘曰子賢黜乎惜哉其受知當世大人深矣有酒量飲終日不醉或放口論諸人淺深畧不旁顧余每勸之曰阮嗣宗不言人短長嵇叔夜服其遠害幸吾子加意然卒蹈

之乃其天性剴直不回固一德也

贊曰按察人豪濁視放言揮斥塵濁吐握仁賢

文藻性成早垂鉅篇吏才斯詘德學長延

國寶新編跋

東橋顧公撰新編寄吳門俾梓以傳袁生讀而歎曰友道之不振也久矣斯編之作激偷薄以敦道義重文華而彰化本非空言也我明當　孝皇朝學士大夫詞章迴邁其間雅醇和厚之文與世治踳于極盛談者比之唐開元天寶若何李馳聲於關洛唐徐兢秀於東吳踰歷數紀後先厝疊館閣山林握文筆贊皇猷者不可勝數誠休矣美矣無以尚矣然於是竊有感焉孔氏有言文質彬彬謂之君子夫文之盛者安知非質之衰乎遡源沿流究其止極乃有空踈浮

衍聱牙險塞者所視甚高所趨則下乘本根而務枝葉其造領反不可望趙宋觀之晚唐可以思過半矣東橋公標數氏於遺帙品藻咸貞中蘊理妙余謂實錄今之與斯文者變通趨舍貢我邦家必有所折衷也夫必有所折衷也夫

丁酉歲穀旦吳郡袁褧題于謝湖田舍

跋國寶新編後

夫懷故之情有生同抱傷才之感賢豪特深徐君不還蒸生已矣延陵猶掛劒於墳木文舉且引坐於虎貫始將以表著思存庶幾刑典況乎其人之遺言爛然而有可述者哉盍覩國寶新編而見　東橋先生篤舊之厚取善之周也然亦已悲矣玄黃之精英聚而爲材非其所覆必將培之乃斯人佾有黼黻之章抱干將之器竟轗軻淪沒也或柘落於四方或棲遲乎再命或蒙疑負恨於來日或憂讒畏謗乎當年跡其席珍藏寶適以煩寃摧奇揚芬所繇賈禍豈造化

之玩才乎抑斯人之不遇哉三復斯編泫然歔欷不知涕之無從也

嘉靖戊戌夏五月湖廣按察司僉事鄞陳束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浦陽人物記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潘同曾）

徐